

醫略十三卷



醫略卷第六

水

鎮江醫藥

燥證第六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黃帝曰燥甚則乾又岐伯曰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

又藏氣法時論岐伯曰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

又宣明五氣篇曰腎惡燥

又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神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又曰陽明之上燥氣主之

又五運行大論岐伯曰燥以乾之又曰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又曰燥勝則地乾

又氣交變大論岐伯曰歲金太過燥氣流行又曰歲木不及燥乃大行又曰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德清潔其化緊斂其政勁切其令燥其變肅殺其災蒼隕

又五常政大論岐伯曰陽明司天燥氣下臨

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又曰火就燥

左傳曰晦淫惑疾

劉河間原病式曰澁物濕則滑澤乾則澁滯燥濕相反故也如徧身中外澁滯皆屬燥金之化故秋脉澁澁澁也或

麻者亦由澁也由水液衰少而燥澁

又曰枯不榮生也涸無水液也乾不滋潤也勁不柔和也春秋相反燥濕不同故也

又曰經所不取火化渴者謂渴非特為熱如病寒吐利亡液過極則亦燥而渴也雖病風熱而液尚未衰則亦不渴豈可止言渴為熱而不為寒也夫燥渴之為病也多兼於熱故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今言渴為燥則亦備矣又曰病燥過極則煩渴反兼火化制之也

又宣明方曰燥乾者金肺之本肺藏氣以血液內損氣虛感風則皴揭風能勝濕熱能耗液皆能成燥故經云風熱

火熱為陽寒濕燥同為陰又燥濕亦異也然燥金雖屬秋陰而其性異於寒濕燥陰盛於風熱火也故風熱甚而寒濕同於燥也然中寒吐瀉亡液而成燥者亦以此矣故經云諸澀枯涸乾勁皴揭皆屬於燥也

張子和曰燥於外則皮膚皴揭燥於中則精血枯涸燥於上則咽鼻焦乾燥於下則便溺結閉夫燥之為病是陽明之化也

丹溪心法消渴便結列於燥門

消渴便結俱見本書茲不贅

王肯堂曰燥乃陽明燥金肺與大腸之氣也燥之為病皆屬燥金之化然能令金燥者火也故曰燥萬物者莫熯乎

夫夫金為陰之主為水之源而受燥氣寒水生化之源竭
絕於上而不能灌溉周身營養百骸色乾而無潤澤皮膚
滋生毫毛者有自来矣

喻嘉言曰春傷於風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傷於燥冬
傷於寒覺六氣配四時之旨與五運不相背戾而千古之
大疑始一抉也然則秋燥可無論乎夫秋不遽燥也大熱
之後繼以涼生涼生而熱解漸至大涼而燥令乃行焉又
曰病機之諸氣贖鬱皆屬於肺諸痿喘嗽皆屬於上二條
明指燥病言矣生氣通天論謂秋傷於燥上逆而咳發為
痿厥燥病之要一言而終與病機二條道相脗合祇以誤

傳傷燥為濕

蔣寶素曰燥証者六淫金燥之証也與火証之燥不同大氣燥烈燥陰耗液百病之中皆有各詳本門論治不得入六淫燥門金燥之証在內經本無重病在五運六氣不過言勝復之氣耳前賢誤認火証之燥錯作金燥之証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西方生燥燥生金又天元紀大論曰神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又曰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又氣交變大論曰歲金太過燥氣流行又五常政大論曰陽明司天燥氣下臨又至真要大論曰陽明司天其化以燥此內經諸篇言金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又曰火就燥此

易言火氣之燥烈也燥萬物之不燥就萬物之已燥火也

不待火而自燥火不能就之燥金也

蘭亭註曰以諸物試於爐下諸物之燥火

皆就惟金燥火不就若以金在上火在下是大燥非大就

金只自燥不能燥物火不

止燥能燥萬物萬物皆可濕金不可濕此金燥與萬物之

燥所以不同也火氣能燥風亦能燥寒亦能燥皆非固有

良能之金燥可比試以萬物與金同入於水金獨不濡

註曰玉石入水亦不濡者金石同類也故李時珍曰石之精為金為玉

同入於火金獨不枯

乃見金燥良能之本體豈可與火燥混同乎前賢不知金

燥本無重病但見火之燥烈百病之中皆有故誤以火証

之燥錯入金燥之門蓋未考內經大易之旨夫金在氣則

天蒼蒼悠悠星漢光明而不變也在質則金堅強瑩潔萬

古而不磨滅也在位則西東作而西成也在時則秋春華

而秋實也在病不過毛髮蒼隕等疾猶秋葉之搖落而根

幹精華內蘊也此金氣主成功燥不為重病故內經諸篇

皆以秋傷於濕為病不言秋傷於燥者是也劉河間以渴

為燥此火燥金非金自燥又以血液內損為燥此乃火燥陰消液耗非金燥所致張

子和以咽鼻乾焦便溺結秘為燥病此火燥非金燥朱丹溪

列消渴便結於燥門香海註曰此皆大燥非金燥或曰飲一澀二大便陰結豈非金燥乎曰洩

多內不燥陰結是大虧王肯堂言能令金燥者火也余姪安伯

乃水冰地拆之寒燥曰萬物之燥皆待火惟金燥不待火喻嘉言以秋傷於燥

以火灼金熔化為水夜反無燥象

謂生氣通天論秋傷於濕乃誤傳陽燥為濕且漫引諸氣

贖鬱諸痿喘嘔等病為燥証蘭亭註曰內經不言秋傷於

方五位言之東方春肝木生南方夏心火南方夏心火生

中央長夏脾土中央長夏脾土生西方秋肺金西方秋肺

金生北方冬腎水北方冬腎水生北方冬腎水生西方秋肺

位相生如環無端脾土雖無成位寄旺四季然脾土由南而中

夏由南方心火所生而生西方肺金然則脾土由南而中

由中而西方旺於夏末秋初之際故曰長夏金燥不為重病

濕亦秋之正邪故可伏而後發故曰秋傷於濕冬生咳嗽

喻嘉言才宏筆肆好作大言欺人不知金燥之微謬以秋

燥傷肺謂內經秋傷於濕乃誤傳皆未達內經金燥固有

良能之本體也夫秋金之氣雖燥見於外金能生水而金

水蘊於中內何枯燥之有如水旺於冬而冬水易涸者蘊

蓄於內也豈可謂水涸於冬乎此金燥所以不為重病者

也

外燥而內不枯也而病之中外枯燥者火也自河間以來諸賢所論燥証俱是火証之燥非金燥之証不得入於六淫燥門茲立燥門以正六淫名目

略曰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在天為燥在地成金金止於燥燥而不枯故為病輕火不止燥燥即枯焚故為病重故內經有火証之燥無金燥之証而後世妄意之言豈足憑哉

醫略卷第七

永

鎮江蔣寶素

火証第七

椿田醫話曰五行有火六淫復有火則火於五行六淫五
藏六府表裡虛實百病之中俱有也蓋火形虛離中空顯
仁藏用無所不可無中可有有中可無既有有火之証復
有無火之病無火非真無也譬如盛大火無定體病亦如

是故難以專方主治茲舉其大略治藏府之火云爾

犀角黃連治心火

心君火也君火無自病之証人之君火傷已為斑疹瘡瘍等証屬之藏府

柴胡黃芩龍胆草治肝火

芍藥胡黃連治脾火

石膏山梔沙參天冬麥冬瓜蒌根桑白皮秋梨治肺火

黃柏知母地黃玄參治腎火

大黃芒硝治胃與大腸之火

赤茯苓木通滑石治小腸膀胱之火

瓜蒌竹茹治胆火

連翹地骨皮治三焦之火

素友莊端士曰焦之為言交也

氣而已一氣為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交合中虛為三故內經曰上焦如霧中焦如瀆按如霧者神之將見也如瀆者氣之位而神明之用未彰中焦清陽之氣焦輕清之氣已得其位而神明之用未彰中焦清陽之氣欲出而濁陰之氣將有所分下焦真陽之精氣從下而達上生至陰之元精迴注於下再由至陰之元精化至陽之

真火熏蒸於內而氤氲氣液之源頭如川
漚之潮汐然則三焦之理一以貫之矣

牡丹皮治心胞之火

升麻葛根青黛治鬱火

附子肉桂硫黃治無火

後漢書曰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
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
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
鬚鬚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然大溫床厚覆良久汗洽出
著粉汗疹便愈

南史曰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更患冷疾夏月常

復衣徐嗣伯診之曰乃伏熱也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十一月水雪大盛時令伯玉解衣坐石上取新汲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執搗搗諫者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云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一升飲之疾遂愈自爾常發熱冬月猶單衣體更肥壯

九峯醫按曰經以有者求之盛者責之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此治相火有餘之法也

大生地

八錢

牡丹皮

三錢

福澤瀉

三錢

淮山藥

四錢

雲茯苓

三錢

炙龜板

五錢

川黃柏 二錢

白知母 二錢

經以無者求之虛者責之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此治相火

不足之法也

大熟地 八錢

粉丹皮 三錢

福澤瀉 三錢

淮山藥 四錢

山萸肉 四錢

雲茯苓 三錢

製附子 一錢

油肉桂 一錢

或加玉壺丹 三分研末和服

蔣寶素曰火証者君相二火之証也君火以明相火以位

天之日人之心君火也萬物百病之火皆相火也

蘭亭註曰五行

有大六淫復有大則火於五行六淫之中皆有也推此則

百病之中皆有大也然大復有專門者何也以君火正位

南方

君火

本無自病之証以心為君主之官心火自病則

死天之君火傷人為暑暍癰痹人之君火傷已為班疹瘡

瘍然暑暍班疹仍是守位相火受病而曰君火証者証因

君火所傷不可無君故也要之百病之火皆相火証也以

天言之太陽君火也曰天元紀大論天地之內萬物之火皆

相火也曰天元紀大論萬物之有火必資太陽之光明以化

生太陽之光明必受南方之正氣及萬火之精靈以凝結

而太陽陽和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元氣也余姪怡齋曰

日則不生與光明元氣不相接也服桂附不能溫無生生

之氣也魚龍居水中食物能化者生氣為之也置桂附於

器中而器不加熟太陽光明生此元氣化生萬物萬物守

位稟此元氣以生化大明位相生君相相資如環無端亢